

# 老人与布鞋

□曹菊芳

守在常山路那棵梧桐树下时,她已76岁。脸上皱纹像是被岁月细细揉搓过的棉线,头发白如霜草,耳朵有些背,腿脚也不大利索,走路微微蹒跚。可精气神却格外好,坐小摊边凳上,脸上洋溢着阳光般温暖。

不远处,有家水产门市,各类副食齐全,那是她女儿女婿经营的店铺,多年下来,早已成这一带人流不绝的老店。

而她,就在店门旁梧桐树下卖亲手做的布鞋。

她被称作“布鞋老人”。

## 布鞋“引力”

去年“六一”,我路过常山路,此时梧桐树早已枝繁叶茂,蝉声在叶间悠悠鸣唱。树荫下小摊上,整整齐齐摆着各式手工布鞋,虎头鞋、绣花鞋……针脚细密,模样灵动。这哪里是卖鞋,分明是展出一件件手工制作的艺术品。

“阿姨,您的手真巧。”

“不巧,干了一辈子,熟了。”

我俯身给小孙子挑一双条绒蓝布童鞋,鞋底厚实,是一针一线纳出来的。这样的布鞋,母亲也曾为我们、为我的孩子做过。

不时有路人停下,摸摸鞋面,掂掂鞋底,啧啧赞叹。有人问价,有人试穿,也有人站在那儿看望卖鞋老人,再看望树影里漏下的光斑,仿佛一瞬间回到20世纪70年代。如今,穿布鞋成时尚,就像五谷杂粮重回餐桌。我在她摊前停留许久。

临走,我们互留电话。她的身影一直留在我心里。今年再见她时,她正戴着老花镜在一个本子上专注写字。我凑近去看,只见纸上工整地抄着:“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……”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,没有大事不登门……”字迹苍劲有力,一笔一画都像在讲述一段段往事。

## 党员徽章

她果然不是“一般人”,身上有满满的故事。

有一回,街道管理人员规范路边摊位时,工作人员抬头看到她胸前那枚共产党员徽章时,便问:“您是党员?”她朗声答:“我是50多年的老党员了,我和新中国年龄差不多。”每逢城里集日,她都会骑电动三轮从村里赶来,在梧桐树下支块木板,把那些工艺品似的布鞋一双双摆好。

她说:“没人时容易犯困,写写字不困。”闲下来,她就爱写点过去的事。我翻看她的本,上面记着元氏县过去26个乡镇名、上百条歇后语,还有各种“四大俗语”……

她笑着说:“这都是传下来的。”

我指着“四大好听”问她,她随口就能念出:撕绸缎、摔细碗、新媳妇说话、鸟叫唤。

每当她摆摊,都有人来和她聊天,听她讲布鞋……

## 好老师

“布鞋老人”叫王贞素,1950年生,娘家元氏县小孔村,婆家寺庄村。

小时候,她聪明好学,成绩名列前茅,可家里姊妹多、条件差,高小毕业后

不得不辍学。她的名字本来是“王争素”,身份证上把“争”字错写成“贞”。在那个年代,“争素”这个名字寓意是既有争先进积极向上,又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。

在水产门市的女儿说:“俺娘要是能一直上学,准能考上大学,到现在还是喜欢读书。”仅凭高小学历,她被招入寺庄村小学任教。从1970年到1974年,短短4年多,留下了一辈子“好老师”名声。她教过的学生,有不少走上重要岗位,至今仍常结伴来看她。

当教师时,她教学有一套,常常学生去村外桃园上课,称“露天教学”。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心情愉悦,学得也起劲。她教朗读,要求学生按标点符号断句,“逗号停半拍,句号停一拍,问号要扬眉读”,有顿挫、有语气、有情感,班上没有一个学生拖腔念课文,她的课堂如淙淙山泉,生动活泼。她带学生去春游,看绿油油的麦田、看柳枝冒出的新芽……回来就让学生写作文。

她带的班级成绩在公社名列第二,仅次于工兵团子弟学校。当年,所在学区曾组织30多名教师来听她的示范课。

她干一行爱一行,很快成为公社标兵、全县教师榜样。

那时,她20出头,扎麻花辫,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充满朝气。

## 第一书记

真没想到,“布鞋老人”极具传奇,还是干部。

教学出名后,寺庄村大队调她去村委会工作。她不肯,因为舍不得讲台、舍不得学生。她活泼的性格天生适合做“孩子王”,看着学生一天天进步,她比谁都高兴。

1974年夏天,她刚放学回家,时任县委书记周欣已在家中等她。周书记肯定了她作为教师的贡献,也赞赏她敢于担当、勇于创新精神,并说让她去村委会工作,这是组织的安排。一句“组织的安排”,让她无法拒绝。16岁,她就主持社员大会;16岁,就写了入党申请书。1969年4月10日是她入党的日子,那年她18岁。

从那时起,她一直视党为父母,听党的话。

她告别了学生,结束了短暂教学生涯。近些年,国家为民办教师算工龄,她一年也没多报。她说:“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。”

1974年,她24岁,担任寺庄村村委会第一副书记。她负责文教、组织,兼任妇副主任。称谓变了,职责变了,肩上担子更重了,对党的忠诚也更坚定。

她接的第一项任务是修路,上级给她100名女民兵。巾帼不让须眉,她带领姐妹们白天干,晚上加班,按时按量完成任务。路从寺庄村修到郭村,因是妇女修的路,故起名“三八路”。周书记亲自带队在“三八路”两旁栽下树苗。今天,路还在,树还在,虽比起宽阔的元赞路只是一条小路,但两旁的树木却已参天。

此外,她任组织委员期间发展了几十名党员,党员生活会定期召开,有时就在她家开,老伴儿也是党员,县里领导来了,地方不够坐,也去她家。家成



(报告文学)

了支部,支部就是家。闲时,她自愿为乡亲理发,还写了一手好字,过年为村民写对联。她身兼宣传委员,购置全套乐器。她聪明,一学就会,学会了教大家。现在,她还会吹口琴、拉二胡。

## 一种精神

再遇见,“布鞋老人”依旧坐在梧桐树下的阳光里。

她的眼中有光,见到我如见老友,递来马扎让我坐。没有顾客时,她就给我讲她的布鞋,如何打夹纸,如何纳鞋底。布鞋是中国人的手艺,什么时候都不能丢。布鞋一针一线是慈母手中线。我静静倾听,似乎给了她动力。得知我老家是殷村,她便讲殷村与寺庄村的百年交情。

说起来,她做布鞋也是有渊源的。抗战年代,烽火连天,她姥姥家成了八路军的临时落脚点。那时物资匮乏,战士们的鞋常磨破,姥姥经常在夜晚就着微弱的灯光,捻线、纳鞋底、缝鞋帮,手指被针扎破也不停歇,母亲在一旁帮忙穿针引线。一双双结实的军鞋,带着掌心的温度送到战士手中,这不仅是衣物,更是普通百姓与八路军心连着心、共抗外敌的温暖见证,也成了家里代代相传的珍贵故事。

她姊妹五个,在姑娘中,排行老大。她11岁起跟着母亲学做布鞋,一开始给3个妹妹做童鞋,长大一点,手有劲了,就纳大人的鞋底,承担起全家的布鞋任务。13岁学会了织布,个子够不着,就站着织,一天能织一丈布。1974年夏天,她刚放学回家,时任县委书记周欣已在家中等她。周书记肯定了她作为教师的贡献,也赞赏她敢于担当、勇于创新精神,并说让她去村委会工作,这是组织的安排。一句“组织的安排”,让她无法拒绝。16岁,她就主持社员大会;16岁,就写了入党申请书。1969年4月10日是她入党的日子,那年她18岁。

从那时起,她一直视党为父母,听党的话。

她告别了学生,结束了短暂教学生涯。近些年,国家为民办教师算工龄,她一年也没多报。她说:“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。”

1974年,她24岁,担任寺庄村村委会第一副书记。她负责文教、组织,兼任妇副主任。称谓变了,职责变了,肩上担子更重了,对党的忠诚也更坚定。

她接的第一项任务是修路,上级给她100名女民兵。巾帼不让须眉,她带领姐妹们白天干,晚上加班,按时按量完成任务。路从寺庄村修到郭村,因是妇女修的路,故起名“三八路”。周书记亲自带队在“三八路”两旁栽下树苗。今天,路还在,树还在,虽比起宽阔的元赞路只是一条小路,但两旁的树木却已参天。

此外,她任组织委员期间发展了几十名党员,党员生活会定期召开,有时就在她家开,老伴儿也是党员,县里领导来了,地方不够坐,也去她家。家成

## 发光的人

2022年,老伴儿去世后,她从悲痛中走出,再次开始做她的布鞋,并摆摊去卖。

儿童鞋的样式有20多种,一年能做几百双。成人鞋比较费工,纳鞋底就需要4个小时,加上打“夹纸”、做鞋帮,满打满算也要整两天,一年做80双。鞋垫卖得最多,这几年累计有1000双。在我的脚下,也踩着她做的鞋垫,

过往。清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,军机大臣张之洞上奏,建议在京城和全国各省会设立公共图书馆。光绪驾崩,溥仪继任继续筹办此事,向京师图书馆筹委会派发了200两白银作为首批办公费用,并调拨了避暑山庄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藏于馆内。清朝统治结束后,筹办图书馆的事情又落到了民国教育部身上。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吩咐社会教育司负责《四库全书》迁移,这个部门主要负责人就是鲁迅先生——周树人。1913年10月29日,周树人奉命同京师图书馆馆员王懋榕一起赴热河,将收藏在避暑山庄的《四库全书》按照目录检查装箱封锁,等待迁京。京师图书馆尚无馆舍,临时从什刹海北岸的广化寺借了几间殿堂,作为收藏《四库全书》库房。1928年5月,北京改称北平。此后,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,馆址选定在北海西岸。为了纪念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,馆方致函北平市公安局,将馆舍门前大街定名为“文津街”。

府右街向北沿着古城墙至文津街,文化气息浓重。它是老舍笔下“北京最美的街”,也曾记载了鲁迅的一段

舒服又温暖。

中午了,从小摊对面走来了一位中年男人,是巷口馄饨店老板。他端着一碗热乎混沌,轻轻放在她手边微笑着:“大娘,趁热吃。”每次过集,老板都来送饭。

那一刻,阳光透过梧桐叶,洒在她银白的发丝和那枚党员徽章上,闪闪发光,梧桐叶哗啦鼓掌。这不只是个摊位,更像是个散发微光的驿站,摆的不是布鞋,而是被岁月浸润的甜。

在一个深秋的午后,我开车导航去了她家,因为她说过,家就在村委会旁边。那是一个带过堂的小院,她说,别看地方小,这也是圣地。在过堂的三轮车上,是她一箱箱的“宝贝”,屋里的布箩筐里是各种半成品。当屋最醒目的地方是一张毛主席像,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字典、辞典和书籍。

我特意送给她一个笔记本,在扉页写下一段话:岁月染白青丝,信仰从未褪色。致敬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热爱。

她接过本,戴上老花镜,一字一句轻读。读罢,笑了,眼角皱纹轻轻漾开。她用那双粗糙温暖的手,紧紧握住我,连声说:“好,好!”

“布鞋老人”布鞋里细密的针线,是她对生活最朴素、最深切的热爱。新的时代,老有所为,老有所爱,一位老人在固守乡愁,她卖的不是布鞋,是时光标本,每双鞋都纳进历史和时代体温。

如今,每次路过那棵梧桐树,我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。有时能看到她正低头纳鞋底,阳光为她的银发镀上金边,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。针线在她手中穿梭,不仅连接着布料,更连接着过去与现在。她的布鞋摊,成了这座小城一个独特的文化地标——这里贩卖的不仅是手艺,更是一种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,一种属于老一辈人的坚韧与温情。

偶尔会有年轻人专门跑来,不是为了买鞋,而是想听听她的故事。她会拿出那个写满字的本子,如数家珍般地讲述每条歇后语背后的民间智慧,讲述“三八路”两旁树苗如何长成参天大树。在她的叙述中,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文字,而是有温度、有声音、有画面的鲜活记忆。

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曾握过教鞭、点过名册、握过锄头,如今依然飞针走线,不曾停歇。她说:“人这一辈子,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。只要还能动,就要为社会发一点光,哪怕只是萤火虫那么大的光。”

是啊,她不就是一只萤火虫吗?在时代的变迁中,执着地散发着微弱却坚定的光芒,照亮了过往,也温暖着今天。

## 推窗见花开

□刘学成

搬来这栋老居民楼已近半月,日子总像蒙着层薄灰。楼道里的声控灯时好时坏,厨房的抽油烟机偶尔会发出沉闷的嗡鸣,就连窗外的天空似乎都比其他地方矮了几分。我总想着等忙完这阵,就去买些绿植装点房间,可转眼又是深夜,第二天醒来依旧是匆匆洗漱、赶去上班的循环节奏。

这天清晨,我难得醒得早,窗外的天刚泛出浅蓝。习惯性地伸手推开阳台窗户,目光往下扫时,忽然顿住——小区里一处不起眼的角落竟藏着一片热闹的“小花园”,各色花朵在晨光里舒展身姿,仿佛突然撞进眼里的小惊喜。

于是,我探出身来仔细观察,只见十几盆花草摆放得错落有致:月季仍在绽放,虽不如春夏时那般繁茂,但枝头那几朵倔强的粉色花瓣在秋日的微风里轻轻颤动,边缘那层淡淡红晕恰似被秋阳吻过;绿萝依旧绿意盎然,顺着木架肆意攀爬,垂下来的藤蔓像是绿色的瀑布;最引人注目的,当属那几朵虎刺梅,深绿色的茎干上带着细密的小刺,却一点不显得凌厉,顶端缀着一簇簇红艳艳的花朵,红得像一束束火苗,又仿佛晚霞坠落凡间。

此时,一位老者正蹲在月季旁,穿着洁净的白衬衫,袖口卷到小臂,露出的皮肤上有几道浅浅的皱纹。他手里拿着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给花盆松土,动作慢却稳,每一下都像是在跟花草低语。松完土,他又从旁边的水桶里舀出清水,手腕微倾,水流顺着花叶间的缝隙渗进土里,就连水珠滚落到花瓣上的模样,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吃过早饭,我特意绕到楼下,老者正坐在竹椅上休息。“大爷,您这花养得真好,早晨在楼上一眼就瞧见了,太好看了。”我笑着开口说道。他抬起头,眼角的皱纹挤成两道弯:“你是新搬来的吧?这些花呀我养了五六十年了。每天看看花、松松土,日子就觉得充实。花草也是有灵性的,你好好待它们,它们就给你长精神。”说着,他指了指那盆玫瑰,“这花比较娇气,浇水得瞅准时机,不能太勤,也不能太干,跟照顾小孩似的。但它也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息,花朵开了一茬再开一茬。生活和养花一样,只要把眼前的事做好,一切就有盼头。”

跟老者道别后,我慢慢走向楼上。打开家门瞬间,突然觉得屋里格外暗淡——窗帘拉得严严实实,书桌上堆着没整理的书籍,沙发上搭着昨天换下的外套。之前总觉得是房子老旧才让人压抑,此刻才明白,是我自己把生活过得太“挤”了,挤得没心思看一眼窗外的花,没精力把房间收拾得亮堂些。我总想着等以后换个更大的房子,去远方看更美的花海,却忘了美好从来不是等出来的,而是藏在当下的每一个细节里。

随后的日子里,我每天早上都会推开窗户,看看楼下的花草,也买了两盆花草放在阳台,学着老者的样,偶尔给它们浇浇水、松松土。房间也随着收拾妥当而渐渐亮堂起来,心情也舒展开来。原来很多时候,我们不是找不到美好,是忘了停下脚步,推开那扇“窗”——美好从不在远方的花海,而在眼前的一缕风、一朵花,在我们愿意用心对待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里。

## 繁星

# 雪,是冬天最美的花

□刘国瑞

洁白,一尘不染  
从遥远的天际  
姗姗而来  
清一色地盛开

像成熟的米粒  
像无瑕的梨花  
像天鹅的羽毛  
在空中起舞翩跹

我搜索遍所有的词汇  
找不出最恰当的形容  
美,从皮肉到骨头  
好一个冷艳的精灵

此时,儿时的冬天  
在故乡,在千里之外  
那场雪是否依然  
岁月荏苒,换了容颜。

## 檐下三寸

□欧兢兢

冬,裹着凛冽的寒衣  
将世界染成素白  
屋檐下,冰棱垂落

三寸的晶莹,似时光凝固的剑

它悬在那儿,离人间烟火三寸  
灶膛里的火,正暖着一家人的梦  
母亲煮的粥,香气氤氲  
父亲修着农具,叮叮当当

冰棱啊,你冷峻又纯净  
却与这热闹隔着三寸  
可我知道,这距离不生疏  
是自然与生活的温柔对望

当暖阳轻抚,你悄然滴落  
化作水,融入泥土  
那三寸的隔阂,瞬间消散  
原来,寒冷与温暖从未对峙  
只是以独特姿态,共谱生命的歌

## 骑行长安街